

中国文学的美感

柯庆明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这些类型未必完全始于本文所讨论的各个时代——例如盛宋诗实在是承袭了中唐诗的某些精神而发扬光大的；而这些类型的风格是不是就足以代表那个时代，更是有商榷的余地。

但是一者承袭传统诗话的一般应用——例如习惯上总是多强调为唐诗宋诗之别，而少强调为盛唐中唐之分；再者，这些风格在中国诗歌历史上的出现与发展，亦确乎有此先后差异的关系；而正如前述，从事这类工作，事实上需要先行发展出某种美感类型的理论来作探讨描述的工具。

因此本文最主要的兴趣，正在是否可以尝试为中国诗歌构造出一种足以描述其风格发展的美感范畴与类型的理论来。当然，即使是纯粹出于一种理论构造上的兴趣，本文也是极为粗疏的。

因为就是只为了发展出一个基本架构，此处也已经遗漏了一个绝对不可忽略的阶段——魏晋六朝。事实上为了观念陈述条理上的清晰，本文正是有意地忽略了汉代的乐府以及魏晋六朝的发展；唐诗的初、盛、中、晚之分；宋代的西昆、江西、江湖、四灵、遗民等派，更遑论元、明、清诗的发展。

自然，若要勉强辩解，亦可以说这些被遗漏的阶段正是由前一个主要的大典范过渡到下一个主要的大典范之间的中间类型。

所以它们没有前者基本；将来亦可以利用前者的基本分类再通作出各种适宜的次级分类来。

但在此处，笔者宁可视为自己学力不足、思虑不周的一种限制。终究这只是一次尝试的起步，一张草图的起笔。

以上种种的疏解，其实并不在意图避免一己之谬误粗疏的批评，而是在抛砖引玉。

提出问题，寄望于后来居上的贤者。

美，只要我们面对文学艺术的历史就会发现，并不是只有一种。

美的异质性从早期的秀美与崇高的对立开始，美学理论家就不仅在辨认美与非美的性质，事实上更在辨析美所可能具有的种种差异的范畴。

经由这种种范畴的差异，尤其文学作品中悲剧与喜剧的美感经验中显然涵蕴的痛苦与丑恶的成分，我们发觉基本上以秀美为基准所发展出来的美的观念显然是太狭隘、太局限，根本不足以解释或描述文学艺术中的事实。

因此，为了我们处理诗歌之美感类型变异的需要，我们似乎可以不去争论诸如美是主观或客观的之类的问题，而暂时将“美”定义为事物或文艺作品中所呈现的特别引人注目、令人发生感觉甚至产生感动的素质。

尤其在文艺作品中，这类素质，往往正是作者在创作之际所意图捕捉的美感经验的焦点与特质，也同时更是他会图在此作品中呈现或凸显的意旨或意义之所在。

因此在此类作品中，美，正是作者的主观感思透过对于客观事物的性质所作的种种安排、运用，因而达成的效果。

假如我们在艺术文学的历史中发现，文艺作品中往往呈现某种风格近似的“时代”性，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假定各种艺术或文学的类型与体制，事实上已经形成某种“时代”性的“美”的知觉或观念。

台湾学术丛书

中国文学的美感

柯庆明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的美感/柯庆明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台湾学术丛书/陈平原主编)

ISBN 7-5434-4307-4

I. 中… II. 柯… III. 古典文学-文艺学:美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202 号

书 名	台湾学术丛书 中国文学的美感
作 者	柯庆明
责任编辑	刘 辉
装帧设计	刘 昕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298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07-4/I·61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BA027/OP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本不该为区区海峡所隔绝。可很长时间里，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海峡两岸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分途发展，缺乏必要的理解与沟通。这种局面，目前已有很大改观。两岸学者的你来我往，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对各自的学术思路及发展路向，双方也都有相当的了解。由此而引发相互间的借鉴、补充乃至竞争，对学术的正常发展，均有益无害。

可惜的是，虽然大陆的学术著作早已纷纷登陆宝岛，台湾学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不大为大陆学界所熟悉。关键在于，与各种“台湾文学丛书”此起彼伏形成鲜明对照，大陆出版界明显冷落了台湾学人的创造性劳动。这就难怪，除了私人馈赠及大图书馆的少量收藏，大陆学界难得一见台湾同行的著述。

厚重的专业著述，固然不及轻灵的流行歌曲

或散文、小说读者面广，可更能体现一时代一区域文化人的社会关怀、历史意识以及哲学思考。完全撇开台湾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很难理解今日台湾的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与经济。

打破长期的隔阂，让台湾学者所创造的思想文化资源也能大陆知识界所共享，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本丛书希望积以跬步，先从目前活跃在台湾学界的中生代入手，逐渐推广扩大，使之成为展现五十年来台湾学术建设的窗口，也为日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方便。

本丛书的选目，暂以人文研究为限，希望兼及在台湾学界已经产生影响与在大陆学界可能发挥作用的著作。至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路数，则不问新旧中西。

为方便大陆读者，各书附录作者的问学经历及著述年表，以便有心人按图索骥。

陈平原

1998年8月5日于边陲旅次

序 言

中国文学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仅在于精神观照的高明，生命体验的深刻，表现形式的精美，更重要的是其中包涵广大，作品丰富，卷帙繁多，并且充满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江山代有才人出，方兴未艾，以迄今后……因此，任何的理解终不免是挂一漏万，谁敢说自己是真正已窥一斑？更不必梦想见其全豹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开口说中国文学如何如何，闭口说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幸亏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中国文学的传统，早经历代才士学人的研读品题，诠释整理，假如我们有什么观念，大抵仍是“因循为用”，顶多加上一些自己在有限的阅读中所滋生的若干以偏概全的想法。当然天资更高、用功更勤的人，或许可以一切全据自己的原初性的阅读来形成对于此一伟大传统的崭新诠释，但我绝对没有这份能耐。所以上述的种种说明，不过是一种自我写照，承

认为自己虽然乐于涵泳游涉于中国文学的浩瀚大海之中，却是一直没有安安分分地经营其中一区即自足名家的“专业”，所以迄今只能作蜻蜓点水的浮泛之谈。所谓上下千年，纵横古今，不过如此而已！所谓野人献曝，原是不值识者一哂的。

这本论文集，一方面反映了我近年来教学反省的重点，一方面则是我在学者生涯中所遭逢的种种机缘。有许多年我既很努力地追赶潮流，为中文系的学生介绍西洋波涛汹涌、起伏不止的当代理论；同时又很愉悦，甚至可以说是逸兴遄飞地为外文系的学生讲授以教作品为主的“中国文学史”。经由西方当代理论的研读，尤其在这种种大理论重新复苏流行的年代，我一方面体认到许多“文学”的论述所关切的议题早已远远超出文学之外，文学充其量不过是方便的例证；一方面则更加坚信，假如有所谓“文学”专属的领域，恐怕还当数其文本形态上的美感特质。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美感”或“美学特质”的探讨，是文学研究的第一序列的工作。针对这种工作的成果，我们自然可以再提出语言符号、意识心理、传记历史、经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国际、政治宗教、价值伦理，以至各别或人类整体文化的诠释与反思等等的第二或第三序列的讨论。我对于能够做这种第二或第三序列论述的学者们，自是钦敬佩服；但是为了不违自己耽爱文学的初衷，因此这些年来总是倾向于做第一序列的研究工作，同时在深受西方理论的诸多启发之余，却更感觉中国文学自有一己的主体存在，无法也不必削足适履，张冠李戴，除非必要，总觉得能够以中国自己的语言来诠释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时，就尽量用中国自己的语言，整个探讨的基本态度，还是回归现象本身，回归作品，以及历代的品评。习惯于上下几千年时空思考的人，实在也不觉得真有跟著一时

(五年?十年?还是三年?两年?一年?)的流行,即使是学术界的流行,作走马灯似的追逐之必要。

这本论集虽然写作的方向和一己的思考有关,但“书被催成墨未浓”,其动笔却总有种种外在的机缘。最早的一篇是《略论唐诗的开阔兴象》。那时我的启蒙恩师叶庆炳先生和侯健先生等人,决定于《文学评论》的学术刊物之外,另外在报纸上推出每周一篇的“文学批评”的专栏。叶老师嘱咐我写一篇作为这个专栏肇始,而且需要较具开阔气象的短论,因此就写出了那样的大题小作的文章。《从韩柳文论唐代古文运动的美学意义》一文,则是应邀担任台大与唐代学会合办的“唐代文学与思想”国际会议的筹备委员,却临时发现论文有些不足,立即赶写补充的结果。《中国文学之美的价值性》,则是应韩国道教协会主办的“韩国文化与东亚文明”国际会议所邀,由主办单位指定题目的写作,因此这个“题目”其实是韩式的中文,和我们一般的习惯用法大相径庭。我想他们心中所想的其实是Aesthetic Value,却因错就错,以讹传讹的,借机把自己教文学史多年的一些想法,形诸文字,后来为了提示给友人们“在东亚世界,使用汉字并非我们的专利”此一事实,也就未再将题目改成更合我们习惯的说法了。由于文章早已超过大会规定字数的数倍,只好删去所有的注解与出处,终于也就无暇再补。《中国古典诗的美学性格》,则是应耕莘文教院青年写作会之邀请所作的“中国美学系列演讲”中的一场,当时除了现场听众爆满,反应热烈外,还由电台作了全场转播,引起不少回响,也算是一次小小的“美学热”。后来决定由八位主讲人撰述成篇,编成《中国美学论集》时,我的下笔不能自休的坏毛病就毕露无遗,这一篇的篇幅竟然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强,给了出版者

很大的难题。《试论汉诗、唐诗、宋诗的美感特质》，原是我试图以最简省的方式，让学生对中国诗歌的基本演变有一最粗浅认识的讲课上的尝试，后来旅居哈佛大学时，也曾在卞赵如兰教授家中的“康桥夜谈”里报告过；返回台湾之后，应邀在“文学与美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时，却又因篇幅已然超过加倍，只好紧急收笔，点到为止，颇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感。现在终于利用出书的机缘，将往日口头报告时原本就有的另一类例子补上，希望看起来要完整一点，论旨也可以清晰一点。

至于《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是将两门现代文学的课程（现代诗与现代小说），转由较年轻的同仁担任，在自己的教学与研究都集中在中西美学与文学理论多年之后，突然接到负责筹划“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的齐邦媛老师的电话说：“六十年代你应该很熟，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一篇就由你来写！”齐老师长年关怀照抚我们全家，是我们全家大小最为亲近的长辈，自是欣然从命。写成之后，竟有一种髀肉重生的感觉，当年参加《现代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以至因此而受命筹开“现代文学”领域的这些新课的往事，突然历历在目；也突然意识到虽然讲课多年，但因当时中文学界尚未承认它们是一门“学术”的领域，我虽然自觉略有心得，但多年的论述，竟然全未涉及，转眼之间，它们反而成为国际学界的“显学”，真教人兴时移事异之叹！

近著两篇《从“亭”、“台”、“楼”、“阁”说起》，一方面是又重作冯妇，担任早年教授的“历代文选”一课，并且也在清大中文所开“中国古典散文专题讨论”课程所重新引发的思考；一方面则是为了给台大学生作通识性质演讲的需要所拟，并且公开演讲过的题目，因而撰写成篇。《略论〈古诗十九首〉与中

国诗歌的发展》，则是为了参加纪念许诗英老师九十冥诞的学术研讨会所撰的论文。许老师在“声韵学”课上，为我们讲解王粲《登楼赋》的情景，依然仿佛在眼中；《古诗十九首》，年代相去不远，又一样收入《昭明文选》之中，特别以此作为纪念。

附录诸篇，更是充满因缘，虽然其中也各自表达了我个人对于相关议题的意见，其实是可以视为多年友朋之间彼此论学切磋的部分记录。在台大，我们在中文系自我返系任职之后，就成立了一个由青年教师与研究生们所组成的“文学讨论会”，或选定名著一起研读，或者轮流做主讲，发表各人的心得。乐蘅军教授是学长，天资既高，阅历亦富，长年是我们钦佩学习的对象。我曾戏言：“请为我们台大中文系的‘境界’学派，写一部镇派之宝来！”她果然不负所望，在精金美玉的《古典小说散论》之后，又完成了巍峨宏伟的《意志与命运——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观综论》一书，并且又爱护有加地，要我按照我们平日论学的习惯，让我有附骥尾的机会。何寄彭教授则是在研究生时期就参加了“文学讨论会”，或许也是对于讨论会的美好回忆吧，当他的博士论文要修订出版时，他也给了我再次切磋讨论的机会。而威斯康辛大学的倪豪士教授客座台大外文系时，也发起召集了另外一个以外文系年轻教员为主的讨论会，并且邀请我们夫妇参加。经过长久的切磋，倪豪士教授终于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愿意将他的多年心血译成中文以饕读者，自然我乐于为他向中文的读者作点提示，但更大的关切是中国文学之研究与理解的国际化之后的处境。另外，对中国文学的关切，自然更包括对于新文学之发展的关怀与期盼。因此当我应邀担任“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的大会顾问时，遂亦作了《百年悲壮细参详》之祝祷，寄望的正是两岸各地的同好。拉杂交待

这些机缘，或许只是基于一个信念：是人作学术，不是学术作人，所谓学术，不过是一群好学深思的人们的长期的讨论与意见交换。

面对中国文学的“奇文”，能够邀请同好“共欣赏”，每遇“疑义”，则不论天涯海角，亦不惮辞费“相与析”，这样的“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的生活，原来就是我从小的梦想，不意“今日从兹役”，“抗言谈在昔”的岁月，忽忽已是“一去三十年”，真是“此理将不胜”？“言笑无厌时”！这本大题小作的论集，或许也可以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义，视为一种对于精神契合的友朋们，“邻曲时时来”，作“过门更相呼”的召唤与攀谈，衷心所企盼的不过是大家对于中国文学的“宫墙之美，百官之富”，皆能“慢慢走，欣赏啊”！

在台大中文系我所亲炙的老师中，臺静农、戴静山、洪炎秋、毛子水诸先生皆出身北大，而郑因百、张清徽、许诗英，以至叶迦陵等先生都世居北京，这次承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邀约，让这本论集亦在大陆同步出版，总觉得似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缘分，虽然两岸风习，悬隔已越百年，但面对中国文学的话题，我与美、德、加、澳、韩、日等国的友朋，皆可畅行无阻，我想同文同种，血缘一脉，当亦更能声息互通吧！是为序。

柯庆明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

目 录

中国文学之美的价值性·····	(1)
-----------------	-----

附录一:

《意志与命运——中国古典小说世界观

综论》序·····	(51)
-----------	------

中国古典诗的美学性格

——一些类型的探讨·····	(59)
----------------	------

从“现实反应”到“抒情表现”

——略论《古诗十九首》与中国诗歌的

发展·····	(128)
---------	-------

天高地迥，月照星临

——略论唐诗的开阔兴象·····	(155)
------------------	-------

试论汉诗、唐诗、宋诗的美感特质·····	(165)
----------------------	-------

从“亭”、“台”、“楼”、“阁”说起

——论一种另类的游观美学与生命省察…………… (243)

从韩柳文论唐代古文运动的美学意义 …………… (312)

附录二：

《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序 …………… (336)

附录三：

《北宋的古文运动》序 …………… (341)

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 …………… (347)

附录四：

百年悲壮细参详…………… (412)

作者简历 …………… (417)

中国文学之美的价值性

一、前言

中国文学流传至今，我们所可以确定的最早的作品，近代的学者一般同意是《诗经》的《周颂》，并且相信其中有些作品可能创作于西元前十二世纪的周武王初年。由《周颂》以下，迄今三千余年的源远流长、浩瀚如海的中国文学可有其独特的“美”？此种独特的“美”的价值性何在？这恐怕是一个过于庞大复杂而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我们目前所能初步进行的工作，或许只是略为检视一下中国文学在三千余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点与面相，并且试图辨认它们所各自显现的“美”的性质与范畴，或许我们可以，假如够幸运的话，再约略地自其中归纳出一些共通的精神与价值来。

二、神话

虽然今天所存的古代神话的资料相当不完整，散见于《诗

经》以后的《楚辞》、《山海经》以及《庄子》、《列子》、《淮南子》等作品，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它们可能早已存在于口述的传统，甚至是先于《周颂》的年代。这些可以推断是出于古代的“巫”这一阶层的创作，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一个情节大纲的文字记录，亦不能断定它们是否在祭仪中以戏剧或其他的方式表现。然而就以今日所见的零散资料而言，似乎约略可分为创世、救世、变形三大类型。在创世神话中，不论是女娲化万物或盘古开天死后化为自然中的万有，似乎都表达了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①的万物同源、天人合一的宇宙本质的认识。然后在救世神话里，不论是禹鲧治水、后羿射日或女娲补天，宇宙的和谐显然破灭了，人类痛苦地发现，自然若非受约束于人性的律则，就会成为人类痛苦的根源，于是出现了利用种种发明促使自然就范的英雄。虽然英雄不免因干犯了天帝而自身成为悲剧人物，但人性的律则毕竟是胜利了。在变形神话中，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人的无限行动的自由受到自然的限制；作为有生之物，死亡，更是一道人类无法跨越的鸿沟，于是不死药、变形似是惟一的解决。但在奔月化蟾以及种种的变形之余，固然标示了人类的悲剧性的“猛志固常在”，同时显示的亦正是“天命不可违”的永恒悲哀。这些神话虽然简朴，但却洋溢着恢宏的英雄气度，述说的是人类的以整个大自然作为对象与场域，力求以与之对抗和竞赛的行动，创造且烙印上自己存在于宇宙的意义。宇宙性的整体和谐与人类充量生活意志的雄伟，是中国神话的宏伟之美的基调。

① 见《庄子·齐物论》。

三、诗 经

诚如庄子所谓：“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①早期神话中宇宙整体和谐的意识，就发展为《易经》的对于万物变化之律则的宇宙性秩序的探讨。而人类充量生活的意志，也在人际之间形成了社会的组织与礼教的秩序。这种社会组织的缔造，一方面出现在《大雅》的开国历史的叙述，一方面亦见于“颂”诗的对于此一缔造根源的追怀。而大部分的“风”诗与“雅”诗则出于对于这样的一种人伦秩序，或因它的和谐而赞美，或因它的逆违而怨排。《诗经》诚如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原是以礼乐教化中的乐章而被编纂；但是它却发展出中国文学之美的第二章：人情之美的发现。人类的情感，“真者，精诚之至也”^②，精诚就能动人，就是美。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③“思无邪”指的既是出以真情的全心全意的精诚，因而也就是理当在道德上得到认可。因此，无论这些情感的性质是喜是怒是哀是乐，皆可令人感动（可以兴），亦皆值得观赏（可以观）。因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④；透过了“声依永，律和声”的调节，“诗言志”，正是将“在心为志”的“中”，于“发言为诗”之际转化为“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⑤的

① 见《庄子·知北游》。

② 见《庄子·渔父》。

③ 见《论语·为政》。

④ 见《礼记·中庸》。

⑤ 见《尚书·舜典》。

“和”，不但表达了个人的心声（可以怨），亦讲通了群体的情愫（可以群）。所以说：“温柔敦厚，诗教也。”^①

包涵了三百零五的篇数，《诗经》展现人类各种情感的广袤幅度。因为人类的生活中，只要是鲜活真实的生命，何处不有情感的痕迹？特别在日益复杂分化的社会里，何处不需情感的沟通？《诗经》所展示的是透过情感来体认的世界。这个世界或好或坏，但透过情感的融会和浸润，它或许不免于是非得失祸福苦乐的种种划分，但却绝不是一个疏离冷漠的世界。因而冷酷的思量计算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至花鸟共忧乐的同情共感。赋、比、兴：直接的赞怨或草木虫鱼鸟兽的交相引发回环譬喻就成为它的基本思考方式，并且在重叠复沓的韵律形式中达到它的一唱三叹的效果。《诗经》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抒情的传统。

中国文学的根源于一部包涵社会各阶层，大体以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为主的抒情诗歌集的《诗经》，而非如许多西方国家的根源于少数英雄之杀伐战斗作为主题的史诗，是一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实。因为它确认了温柔敦厚之仁远胜于骄傲刚强之勇。自《周颂》的“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②以降，《诗经》一贯的歌颂“岂弟君子”，称美“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③的“明德”，称美“柔惠且直，揉此万邦”^④，“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

① 见《礼记·经解》。

② 见《诗经·周颂·时迈》。

③ 见《诗经·大雅·皇矣》。

④ 见《诗经·大雅·崧高》。